



廣東老人甘做「紅色收藏孺子牛」

冀來港辦展 弘揚愛國主義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在廣東省梅州市區鬧市一角，有一棟五層高的家庭紅色收藏館，雖然外觀有些年代，但屋內琳琅滿目的藏品足以震撼到來訪者：規格不一的毛澤東塑像、不同版本的紅色文獻書刊、各種各樣的原中央蘇區珍貴史料等等，從一樓布設至三樓，讓人目不暇接。

目前館藏僅1949年以前的實物就達3,500餘件；在這些藏品中與香港、澳門有直接關聯的紅色文物約有2,600餘件/套。作為梅州市客僑博物館及梅州市家庭紅色收藏館的創辦人，65歲的魏金華收藏紅色文物已經長達30多年。

作為非營利性的民辦博物館，每年參觀人數約達5萬人次。魏金華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在香港舉辦一場香港題材的愛國文物、文獻、史料專題展覽，冀港人及大中小學生通過一件件實物了解香港與祖國的聯繫及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淵源，為此他已經認真籌備了三年多的時間，展覽大綱已達4萬多字，包含八大主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胡永愛、李薇

「我父親魏恩布1939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跟黨鬧革命，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一直以來家庭紅色氛圍就很濃。」魏金華告訴記者，他的紅色收藏與家族的紅色基因分不開。1978年，魏金華前往內蒙古當兵，服役期間他除了迷上了集郵之外，對紅色歷史特別感興趣，於是產生了收藏紅色藏品的念頭。

1983年退伍返鄉後，魏金華趕上了改革開放的紅利，富起來的他一不打麻將，二不去歌舞廳，賺的錢留足家人的開銷外，全部用在收藏上。魏金華說：「90年代初期，收藏只認瓷器、字畫、青銅器一類的，我卻劍走偏鋒，收藏了一些早期的革命歷史文物史料。」

時代洪流中的民主雜誌

在魏金華的收藏中，一本1922年7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相當珍貴。據魏金華介紹，1921年2月1日，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查抄。當時陳獨秀正在廣州，主張移粵印刷。「這本雜誌是在廣州出版的最後一期，隨後就休刊了。到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新青年》又改為季刊，在廣州重新出版。《新青年》是當時最潮流的雜誌，進步青年可謂人手一本，是一個時代的見證。」

30餘年的收藏生涯，七萬件珍貴的藏品，讓他獲得了全國首屆紅色收藏之星，成為中國收藏家協會「優秀紅色收藏品收藏家」。在他看來，這些革命文物經歷了戰火的洗禮更加珍貴，是一種歷史精神的昇華，更是讓人能夠通過實物感受到紅色文化激盪人心的魅力。

為了讓更多人領略紅色藏品的風采，魏金華於1999年創辦了「家庭紅色收藏館」。開館二十多年間，一直向社會各界免費開放供市民參觀。每每有參觀者到訪，魏金華便充當起講解員，為他們逐一介紹藏品的「前世今生」。

「紅癡」為收藏反覆奔波

在收藏的道路上，魏金華花費了多少？這個數字他也沒有統計過，據魏金華的兒子魏洪海粗略估計上億元應該是有的。此外，他還無償捐獻了15,500多件/套藏品給全國各地30多間專題館藏，足可以再建一個國家一級博物館。

在紅色史料展區最中心位置，一本書籍格外引人注目。「這是1929至1934年間使用的紅軍手抄課本，是原版的，國內現存沒幾本了。」魏金華說，他是費盡了周折才收藏到這本書籍。「二十多年前，一個偶然機會，我獲知了福建省上杭縣一位農民手上有這本書後，往返他家中多次，每次往返奔波300多公里，前前後後兩三個月才成功收藏到。」

魏金華的收藏中也有憾事。2000年，魏金華得知在江西出現了一份1935年8月5日的「岷洮西固戰役計劃書」，簽章是朱德、張國燾。他即前往江西



◆魏金華任主編的著作共計達26本（套）。

吉安，但是藏家不想轉讓。考慮到紅軍長征的作戰計劃流散在民間確實太少了，他隔三岔五打電話與藏家軟磨硬泡，對方終於肯轉讓。

第二次重返江西，對方開價3.6萬元，當時魏金華感覺是天價無法接受。回到梅州後經過思量，決定再輾轉一次把它拿下，但可惜的是已被當地一位愛好者買走了。

「這個世上，最可愛的精神是百折不撓，最灑脫的態度是不去計較。甘心奉獻，默默耕耘，無怪乎有人稱他這位「紅癡」為「紅色收藏孺子牛」。」魏金華的好友李毅民如此評價。

熱衷收集港澳進步報刊

在魏金華的收藏中，關於《大公報》和《文匯報》的相關資料多達135件，收藏中最早的《大公報》是1919年，完整有報頭的是1933年。這些百年前的報紙雖已泛黃，但仍見證着當年的一段段歷史。

中華民國八年（1919年6月20日）的一份《大公報》上，刊載了「請國人貫徹初心」，全國學生聯合會籌備會」啟事，「上海學生聯合會第四宣言書」等新聞。雖然因時間的流逝，一些內容已經殘缺，但透過「誓死爭回山東主權」的文字，依稀可見當年那場全國範圍內的愛國運動。

一張民國三十六年的《文匯報》是魏金華收藏中為最完整的早期報紙之一，該報出版於1947年4月9日，第一版報道了「晉南大戰已告爆發，陝北共軍繼續東渡，劉伯承部連日襲隰縣陽陵」等新聞。從這些新聞中，可以看到解放戰爭國共反轉的一個縮影。

「這些大公、文匯資料都是我長期在專注收集香港、澳門專題的進步書報刊中所累積而藏的史料，一部分是在梅州地區收藏，一部分是從藏友中交換或購藏。」魏金華表示，自己收藏粵、港、澳專題藏品已達6千多件（套），凡是香港主要進步愛國愛鄉機構都可成為一個小系列藏品。

在從事紅色收藏的同時，魏金華也長期從事紅色歷史研究。多年來，魏金華在海內外幾十種報刊雜



◆2019年1月，魏金華出席紅色文物收藏展覽《梅州與紅色記憶》專著首發式。



◆中國國家檔案局局長楊冬權頒獎後與魏金華合影。

誌上發表了200多篇收藏體會、藏品研究類文章。

為香港展覽籌備三年有餘

「香港是怎麼了？」2019年香港黑暴事件，讓魏金華倍感痛心。在魏金華的收藏經歷中，他通過一件件文物感受到了香港同胞一直都很深愛着祖國。「從省港大罷工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後，每一個時間段香港同胞都為祖國作出了奉獻。但是到了現代，由於缺乏正統的愛國愛鄉的教育，很多年輕人對中國歷史、對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不了解，部分年輕人受到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蠱惑而走上了歪路。」

為了讓香港同胞真正了解歷史，了解香港與內地千絲萬縷的聯繫，從2019年開始，魏金華就開始籌備在香港舉辦一場革命歷史文物史料特展。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展覽大綱就寫了100多頁。每一個字都滲透着他的心血。

為了配合這次展覽，我特意挑選了900多件有代表性的藏品分布在八大主題展線中。不少朋友看完展覽大綱後都認為很有意義，應該讓香港的年輕人了解沒有祖國就沒有香港的真實情況。但是疫情的到來，讓所有的準備按下了暫停鍵。」魏金華希望，在今年「七一」之前能夠在香港辦一次展覽，然而目前無論是場地，還是經費都還未有頭緒。



◆紅軍課本手抄本（1929年8月）。



◆《文匯報》(上海)第一版(1947年4月9日)。



◆民國八年的《大公報》（1919年6月20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6號（1922年7月）。



◆《中國抗戰》（1939年10月）。

◆香港國際時事研究會編輯的《統一戰線下的中國共產黨》（1938年1月）。



◆魏金華參加中國僑批·世界記憶工程國際研討會。

薪火相傳 兒子接班紅色收藏事業

1995開始，魏金華專注於華僑文物、檔案的收藏，不少藏品都是他在城中村拆遷中搶救下來的。「當時收藏僑批，很多人都不理解這東西有什麼用，我也很難回答，主要是考慮到華僑在梅州捐資建設，總要有一些見證。再過十年或者二十年，總有一個說法。」

時間給出了答案，後來僑批檔案經歷「三級跳」，相繼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最終摘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桂冠，成為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自己的收藏成了『世界的記憶』，這讓我認識到收藏僑鄉史料的歷史意義，魏金華因此創辦了「梅州市客僑博物館」。

魏金華的兒子魏洪海今年35歲。他最初的理想是從事珠寶加工、鑒定工作，對於父親常念叨「百年無廢紙」，老是花錢買一大堆老舊書紙回家，還一頭扎進故紙堆裏整理研究，他小時候對此是「很排斥的」。

長大後，看到父親那麼辛苦，對於收藏是那麼癡迷，多年如一日堅持下來，感到既無奈又心疼，還忍不住有點兒佩服。大學畢業後，魏洪海回到梅州幫父親分擔一下工作量。「不想讓他太過辛苦。」

熟練使用電腦的魏洪海開始幫助父親打字，收集整理、分類歸檔藏品資料及處理電子郵件、編輯策展大綱，有空還寫一些藏品研究文章等，有機會還參加省內外各種研討會、論壇和培訓學習，不知不覺間，越幹越多。魏洪海表示會守住父親開創的事業，「我父親的願望是爭取編寫出版50本以上史料研究類的書籍、圖冊，我會盡力幫助他早日實現這個非常有人生意義的心願。」



◆明洪武青花松竹梅玉壺春瓶（梅）

◆清康熙五彩瓷「松·竹·梅」大蓋罐



◆恒雅藏珍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瓷器上的「歲寒三友」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蒼松在寒冬凜風中維持着挺拔的身姿，被視為節操的體現；「水能性淡為吾友，竹解心虛即我師。」常年不凋的竹子則被喻為君子品格高風亮節的象徵；「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冰天雪地的嚴寒之中，梅花不畏嚴寒的風骨則代表了清廉潔白。松竹梅三者都有代表着剛毅堅韌的高潔風格，因此被世人美稱為「歲寒三友」，除了寓意品格高尚，亦有生命力強韌的內涵。宋代，文人開始以「歲寒三友」為創作題材作畫，現台北故宮博物院中便藏有南宋畫家趙

孟堅所繪的《歲寒三友圖》。而由蒼松、翠竹、寒梅三種植物紋飾組合而成的紋飾初見於瓷器之上，則約為元代中後期，愈來愈多高雅情趣的紋飾隨着青花瓷和釉裏紅瓷器數量的增加而出現，整體風格粗獷豪放、蒼勁有力，常以蕉葉紋修飾。

進入明代，以松竹梅紋入瓷畫的紋飾類別成為了常見的紋飾，寄託着古代文人對松竹梅高尚情操的嚮往與崇拜。明代瓷器上的「歲寒三友」，有別於元代各自單獨成樣的松竹梅，開始在構圖上相互交叉。筆者所收藏的一件「明洪武青花松竹梅玉壺春瓶」，由於為明早期出品，尚有前朝遺風。其後紋飾的發展更為豐

富，部分增加了亭台樓閣、庭院山水等，更添文雅之氣。

松竹梅紋樣在清代依然盛行，明代萬曆青花器將松柏與梅竹分區布局的方式，亦影響了清朝官窯的「三友圖」構圖，整體色彩更為豐富，畫風亦更為寫實。北京故宮博物院中的其中一件鎮院之寶，便是一支「清雍正琺瑯彩松竹梅圖橄欖瓶」，彩料凝重、色澤亮麗。筆者所收藏的一尊「清康熙五彩瓷「松·竹·梅」大蓋罐」，更是採用了雕瓷的技法，突出了紋飾的立體感。



◆明洪武青花松竹梅玉壺春瓶（竹）

◆明洪武青花松竹梅玉壺春瓶（松）